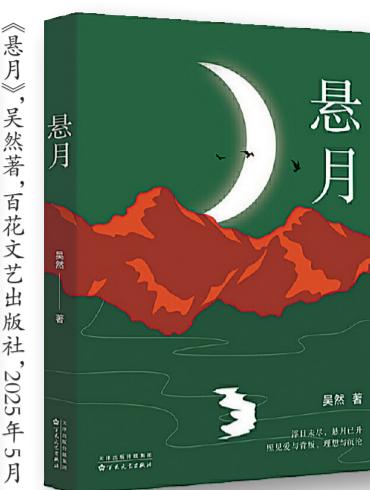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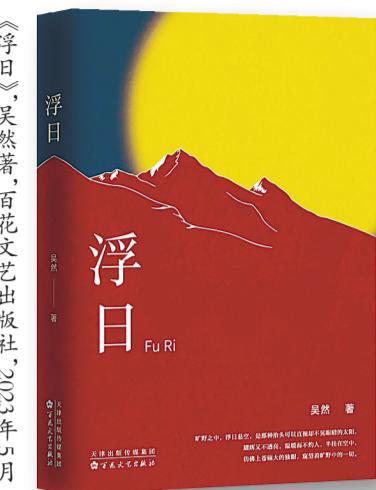


■百家品书

# 植根文化土壤的家族叙事

——评吴然长篇小说《浮日》《悬月》

□刘卫东



继《浮日》之后，作家吴然又推出了新作《悬月》。这两部作品在故事脉络、人物命运、情节发展等方面一脉相承，且在时间线与人物关系上具有连续性，均聚焦近现代以来几个家族的沉浮，因此《悬月》需要与《浮日》共同阅读才能完整把握其中深意。

家族叙事看似常见，实则却极难驾驭。这类题材体量大、耗心力，稍不留意便会触及作家的知识盲区。若无独特的人生阅历、深刻的生命感悟与百科全书式知识储备，很难撑得起如此宏大的架构。而吴然的经历恰好为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：他出身文学专业，曾在部队系统高校深耕当代文学研究多年，后转入新的工作领域，参与影视、戏剧等文艺作品的筹划与制作，由此练就了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独特眼光。这两部作品均以不疾不徐的节奏、腾挪有度的笔法，铺展了时、谢、桂、萧四大家族及其成员在20世纪中国的命运轨迹，于家族兴衰中自然勾勒出现代中国的变迁图景。尽管同类主题已有诸多经典之作，这两部作品却能“特犯不

犯”，在相似题材中独出机杼，塑造出独具个性的人物群像，讲述别开生面的时代故事。

一般而言，不同家族的书写及其人物命运的背后，往往寄托着作家对现代中国诸多问题的认知、分析与思考，这也是类似作品常被冠以“史诗”之名的原因。《浮日》《悬月》刻画了多个家族，且各有其独特性。作者没有侧重人物心理分析，而是格外注重人物命运的传奇色彩。

苏北人时昭明到上海的卷烟厂做工，凭借观察与记忆掌握了外国技师严守的烟草配比技术，实现了阶层跃迁。他与舞女赵翠娥结婚后，又被重金聘至安徽蚌山的卷烟厂。这是现代以来无数“上海滩”传奇中的一个，但其独特之处在于聚焦“烟草”。和王旭烽《茶人三部曲》中的“茶”、张炜《古船》中的“粉丝”、周大新《第二十幕》中的“丝绸”一样，“烟草”在此承担着隐喻功能。能体现现代工业由沿海向内陆辐射的意象有很多，烟草无疑是其中之一。尽管它在书中只是背景，但其承载的“传奇”恰是家

族叙事中不可或缺的起点。蚌山有谢旺田、桂俊生两大豪门家族，它们天然存在竞争关系，类似《白鹿原》中的白、鹿两家。但小说却反常地没有铺陈两家的“明争”，反而着重书写了他们的友谊与联姻尝试，这其实更贴近乡土社会的真实面貌。

贵州黔阳的萧士余家族，是以往家族小说中少见的叙事类型。萧士余曾留学欧美，学成后在京城担任律师，后因厌倦时局归隐家乡；他有3个女儿，女婿均由自己亲自物色。作为拥护新思想的代表，他的子女中多人投身革命：女婿范福增与女儿萧万芳是中共黔阳特支负责人，外孙女鲍云彤是首位走出黔江求学的新女性，曾在延安学习的外孙晏承德（后改名晏小楠）被派回黔阳从事地下工作。《浮日》《悬月》中人物的爱恨情仇，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关系网络中铺展。尽管在家族叙事中，第二代走出家庭寻找新身份本是使命，但他们兜兜转转，与故乡始终藕断丝连，最终还是选择“回家”。《悬月》结尾，时兹禾心念：“俺爸、俺妈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要带着建国和亚非去看望您二老了。”此时的他，已完成革命与恋爱两件大事，与离家时相比脱胎换骨，但心中的家和父母却丝毫未变，也无需改变。就此而言，吴然设置的庞大故事背景便不难理解：因为那是“文化”，如长河般磅礴奔涌，泥沙俱下，自有其来处与去处。个体对它的影响与改造其实微乎其微，甚至可以忽略，反之，它对个体却有着基因般的决定作用。

好的文学作品，其衡量标准之一便是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。《浮日》《悬月》便展现了“家的宿命该如何看待、怎样面对”这一命题。虽是老问题，却似乎仍无标准答案。吴然的答案未必“正确”，却一定独树一帜。  
(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)

■书香茶座

# 青春诗笔写新篇

——由《当代青年诗词一百人》想到

□李衡夏
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21世纪以来，中华诗词凭借古典、精炼、雅致的特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，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诗韵重新绽放光彩，赢得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。蓦然回首，青年诗词写作已蔚然成风，呈现出“漫山红遍”的蓬勃景象。2025年初，中国诗词出版中心成立，中国书籍出版社与《诗刊》社建立战略合作关系，这为诗词出版提供了新的重要平台。《当代青年诗词一百人》作为双方合作的首批重要成果之一应运而生。该书的编辑出版既是对这一代诗词新力量的及时总结，也是对他们的一次重要推介。

《当代青年诗词一百人》以广阔视野精选了100位青年诗词作家，每位作者均配发简介、照片、诗词观及3首代表作，该书堪称当下青年诗词写作的一次全面检阅。研读这部选集，我印象尤为深刻的作品有很多，比如邢建建的《北漂》、陈贺达的《伯孤兄馈橙一筐诗以报之次碧庵韵》慨恪守七律的严谨庄重，又兼难得的灵动飘逸。他从一枚橙子起笔，思绪延伸至地球、齐楚、项刘、大鹏，字里行间充满想象的张力。罗小娟的《赠Ta》多年前初读便令人难忘，这首28字短章既是她的成名作，也堪称其难以超越的创作高峰。文字间既含古意，又洋溢着网络诗词的新鲜趣味，隽永灵动，情真意切。

“诗言志、诗缘情、诗练魂”，归根结底，写诗如写心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生活，当代青年诗词作家既有独属于自己的经验书写，又传承着“文以载道”的精神追求，这种追求并非亘古不变，而是在时代语境中一脉相承。中华诗词从遣词造句、引经据典，到格律形式、精神

内核，无一不是悠久厚重的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。那么到了当代，中华诗词如何跨越国界“走出去”？如何让世界读者读懂并欣赏？

当代诗词作家既需要传承古典诗词的精髓，又要具备宏大视野和开放包容的姿态。通过将世界的语言和形式融入创作，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。比如《当代青年诗词一百人》中，有留学英伦背景的任红斋所作《蒂凡尼的早餐》，标题现代，但其中“渐忘指尖冷，咖啡冻生烟”的字句既蕴含古典意境，又通过现代生活场景，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感受到诗意的共鸣。这种扎根传统又面向世界的创作实践，不仅为当代诗词注入了新的活力，更架起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桥梁。

此外，诗词在翻译中保留什么、丢失什么，这也是需要当代诗词作家在创作时有所考量的。可适当浅化语境、简化格律，将字词的推敲转化为句子间的衔接与碰撞，如此一来，不



《当代青年诗词一百人》，李少君、邢建建主编，中国书籍出版社，2025年6月

仅便于翻译，也可以预判翻译中的难点，让最具价值的内涵在翻译后得以留存。同时，还要在精神层面追求深刻，将“诗言志”的个人抒怀升华为对世界的诘问与追思，使中华诗词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承载人类智慧结晶的不朽篇章。

(作者系《作品》杂志编辑，广东省清远市作协主席)

“玩物丧志”的传统古训与“业精于勤荒于嬉”的谆谆告诫，似乎总将游戏置于人生“正途”的对立面。然而，回望人类生活与发展历程，游戏本是童年时代最鲜活的注脚，它不仅承载着无数欢乐与激奋，更记录着历代社会的世态风情。民俗专家黎丰明的新著《玩物采真：中国古代游戏史》，便聚焦这一常被忽略的领域，系统梳理了中国游戏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与演变规律，深度剖析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共生关系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历史的独特窗口。

中国古代的众多游戏从何而来？作者为我们考证了多元源头：投射类游戏可追溯至先民的狩猎活动，那些瞄准、投掷的动作是生存技能的趣味转化；角抵的对抗姿态、风筝的放飞技巧，与古代军事训练有着隐秘关联，是战场智慧在娱乐中的延伸；不少游戏由传统风俗演变而来，在岁时祭祀、节庆庆典中逐渐成型；还有一些自西域

传入，历经本土化改造后融入中华文化肌理。

中国游戏史源远流长，至今已有三千年。该书以清晰脉络串联起这段漫长历程：从远古先民在劳作间隙的简单嬉戏，到先秦时代斗鸡、走狗、六博、踏鞠等的兴起；从汉魏时期宫廷宴乐中官家游戏的盛行，到唐宋年间社会开放带来的游戏文化繁荣；再到明清时期棋牌类游戏的成熟发展，以及被后世称作“国玩”的麻将的诞生。每个阶段的游戏风貌都被娓娓道来，让读者在时光流转中清晰触摸到游戏的演变轨迹。

作为一部专业性较强的著作，本书对古代游戏进行系统分类，引领读者走进古人的“游乐世界”。书中不仅呈现了蹴鞠、投壶、七巧板、马球、斗禽等丰富多彩的游戏形式，更展现了不同群体的游戏偏好——从帝王到平民，皆能在游戏中寻得乐趣；文人游戏的雅致、女性游戏的细腻、儿童游戏的纯真，各有其独特风貌。而玩家们在遵循规则、完成挑战、收获反馈与成就感的过程中体会到的快乐，正是游戏跨越时空的魅力所在。

由于该书作者长期致力于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，所以他能

更深入发掘出游戏中蕴含的智慧之光：围棋中黑白棋子的攻守进退，折射着“中庸致和”的处世哲学；七巧板看似简单的拼合变换，暗藏精妙的几何玄机与空间思维；谜语中或谐音双关、或典故化的表达，凝结着汉语言文字之美与文学创造力……这些让我们看到，游戏绝非浅层次的消遣，它不仅体现了古人的独特创造力，其承载的文化基因与思维范式，对当代游戏文化传承与开发也具有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。

荷兰语言学家、历史学家约翰·赫伊津哈曾言：“文明在游戏中诞生，文明在游戏中成长。”游戏史与社会史、生活

■三味斋

凌仕江的散文集《微尘大地》由40篇散文组成，分为“隐谷秘史”“锦瑟笔记”“花树箴言”“纸上流云”四辑，为读者呈现了关于故乡风貌、花虫草木、人文自然的记忆，以及一个写作者对世间万物的真诚——如其所言，“致敬大地唤醒的悲凉与温暖”。读完这部作品，同样从乡野走向都市的我倍感亲切：时空交错中那些难以忘却又怯于出口的羁绊，无限惦念又渴望逃离的风物，久存记忆又被风吹散的往事云烟，因文字的定格而重新焕发生机，让人缅怀之余，也不禁思考该以怎样的姿态重新出发。

《微尘大地》开篇《花隐谷》中，凌仕江写道：“如今，回到故乡总是寸步难行，我知道无论我把脚延伸到哪儿，多的是花，最难看见人的踪迹。”蜀南虎榜山潮水屋基的小村庄，于他而言是成长与少年记忆的载体，藏着道不尽的心绪。乡土难舍，难舍的是父母亲友，是见面能唠叨几句的乡亲。作者以细腻笔触，勾勒出城市化中故乡人物的群像：爽利却命运多舛的三姐、陷入城市未归的哥、赶鸭走世界的舅舅、神似“铁掌裘千仞”的老人、在山咀盼子女归的老人、得哑症的快嘴练娘娘、老实又精明自私的二莽……这些血肉丰满的人物，生于斯、长于斯，或四散他乡，或终老于此，作者融入他们的悲欢，回望驻足，叩问着乡村的前途与命运。

故乡的坐标既是物理的，也是精神的。凌仕江以沉重的笔调，描绘并反思了旧有的乡村秩序、民俗风情与人性冷暖。他在《阳光穿过蜘蛛网》中写道：“鸡蛋下肚之后，家就像鸡蛋裂成两半，一半在城市泛白，一半在乡下泛黄。”城市与乡村的分隔来得猝不及防，却又无法避免：土地刨食已满足不了乡人的需求，他们涌向城市成为必然。可乡人却始终难以融入城市，最终在漂泊中失去了属于自己的根。

面对时间进程中故乡的发展困境与精神传承的撕裂，凌仕江的情感是复杂的。他在《我的城与乡》中写道：“乡下就是乡下，即使注定一生回不去，故乡的游子嘴里衔着的永远都是乡下的草垛”，这是难以磨灭的缅怀。而在《纸上想家》中，他又以悲怆的口吻写道：“我停在城市的入口处，还能看见一个破败的背影屹立在家的遗址上，但我的乡村世界早已失去它的完整性。”面对乡村革新与历史现实之间的断裂，作为作者，他既怀热忱，又感无奈。

故乡是写作者孕育生命的场域，凌仕江期待捡拾起乡村细节的美丽羽毛，在故乡的土地上，建设一个可供心灵栖息的“花隐谷”——让风叫醒花朵，让雨淋湿乳名，让阳光照亮山坡。蝉、竹象、蛙等乡土常见生灵，勾连起凌仕江对故乡的记忆与现实的映照。《蝉自故乡来》中，他写道：“离开故乡几十年之后，蝉与我似乎都成了故乡遗忘的‘胎记’。”作者笔下，蝉对树的选择、少年时捕蝉食蝉的经历，以及居于成都时在纱窗上偶遇的蝉，都已蜕变成为故乡的符号，串联起过去与现在，照亮归乡者的万水千山。《与蛙共鸣》则从城市倾听蛙鸣的视角，探讨了都市人内心的“空”与对乡村生活的怀念，更借诗人之愿，勾勒出“听着蛙鸣，念着诗”的美好图景。可以说，这些生灵是作者一路跋涉的见证，是润泽其情感与文字世界的养分；当从这些渺小之物抽离，才发现故乡与作者早已融为一体，成为无论行走到哪都难舍的牵绊。

凌仕江在散文集中写了许多花与树。《蜡梅树的台词》里，他以蜡梅喻人喻世；一树花开时门庭若市，文人骚客以诗画相交。寻常日子里却难免跌落尘埃，任人相遇不识。作者转换视角，写蜡梅的郁郁葱葱与结果的艰难，写现实之蜡梅与画中之蜡梅，更写蜡梅所凝聚的谦卑、孤寂与生生不息的精神。其实，与蜡梅相处本就简单：“人物两安，重在彼此日常的细水长流。”日常点滴中，作者惜花爱花：《木芙蓉》里，他描绘了木芙蓉遍开成都的盛景；《曼陀罗》中，写下了花匠沉陷的孤独；《凌霄花》里，藏着持久耀眼的战友情；《风信子的紫》中，凝结着关于爱情的忧伤与美丽……

(作者系青年作家)

凌仕江也是爱树之人。他渴望走出现代城市生活，到山野中、山林里去触摸树木所赐予的时光哲学。在《懂树》中，他写到自己在成都抽签认领了一株古树——黄葛。这株树无冠且已枯死，表皮暗淡成块剥落，而他将这场抽签视作一场相遇的缘分。由树，作者想到了死亡与生命的循环往复：树与人同样面临生老病死，只是人在地面自由行走，树却用一生在地下扎根徘徊，以此决定荣枯。文章深刻隽永，引人深思。

凌仕江的文字有着独特的美感：细腻中藏着深情，精微里透着辽阔，常在写景状物间突然冒出惊艳的词句。比如“没有鸟叫的大地，如一张空白的纸”，又如“一从过滤的阳光打在寺院内外。屋檐下簸箕里晾晒的花粉金黄”……诸如此类的句子还有很多，其蕴含的巨大张力给人以阔大的想象空间。

在《那么近，那么远》中，他以成都、西藏、贵州的地理版图转移为线索，串联起古今众多诗人。这些与地缘相关的文人记忆不断被唤醒，在生命中留下印记，有欣赏，也有遗憾。散文映照着写作者的个性审美与独有的灵性。现实中的凌仕江是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；文字中的他则寻幽探秘，条分缕析，安静构筑着独属自己的散文美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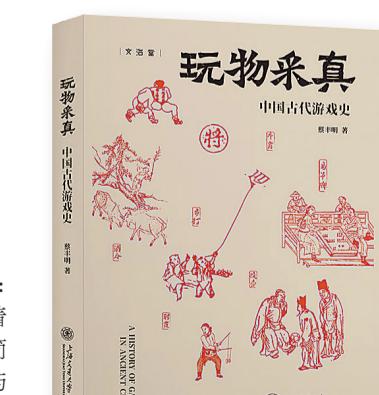
《微尘大地》是作者的心灵史，与往昔文字相比，多了一份冷峻与清醒。作者沉下身子与世界共振，冷静审视经历、真诚剖析内心、深度考量生死，以此抵抗时间的侵蚀，书写人情的冷暖与城乡的现实。万物更替自有其规律，当所有浮华落尽，至少还有文字陈列案头，映照漫天星辰。

(作者系青年作家)

# 藏在游戏里的智慧与文明

——读《玩物采真：中国古代游戏史》

□李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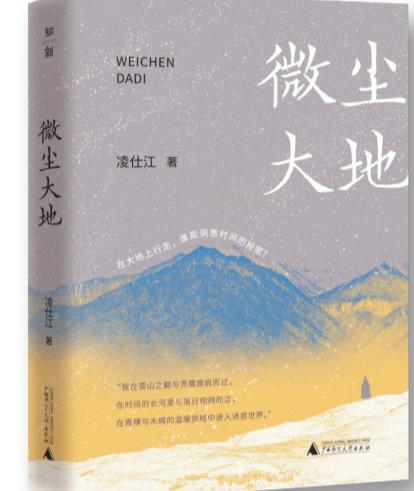
的关联……这些鲜活的历史场景与民俗背后的社会镜像，共同勾勒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游戏文化图景。

该书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，收录了明代《三才图会》、清代《吴友如画宝》中的风俗图等珍贵图像资料，让文字描述更生动可感。书中还穿插许多趣闻轶事：宋徽宗不仅书画造诣深厚，对蹴鞠亦十分精通；唐玄宗在安史之乱的避难途中，仍与手下比试棋艺；还有因戏得官、以戏选夫等奇特故事。这些内容读来趣味横生，为严肃的学术论述增添了几分轻松。

当下，“文化热”在中国持续升温，通俗文化与娱乐文化也日益受到重视，人们对游戏的认知也在不断更新。有专家提出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，传统游戏应占有一席之地。《玩物采真：中国古代游戏史》恰为此提供了扎实的学术支撑与丰富的文化资源，助力我们重新审视游戏在文明传承中的价值。

(作者系青年评论家)

凌仕江散文集《微尘大地》  
在故乡的坐标中  
归来与出发



《微尘大地》，凌仕江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5年4月

凌仕江也是爱树之人。他渴望走出现代城市生活，到山野中、山林里去触摸树木所赐予的时光哲学。在《懂树》中，他写到自己在成都抽签认领了一株古树——黄葛。这株树无冠且已枯死，表皮暗淡成块剥落，而他将这场抽签视作一场相遇的缘分。由树，作者想到了死亡与生命的循环往复：树与人同样面临生老病死，只是人在地面自由行走，树却用一生在地下扎根徘徊，以此决定荣枯。文章深刻隽永，引人深思。

凌仕江的文字有着独特的美感：细腻中藏着深情，精微里透着辽阔，常在写景状物间突然冒出惊艳的词句。比如“没有鸟叫的大地，如一张空白的纸”，又如“一从过滤的阳光打在寺院内外。屋檐下簸箕里晾晒的花粉金黄”……诸如此类的句子还有很多，其蕴含的巨大张力给人以阔大的想象空间。

在《那么近，那么远》中，他以成都、西藏、贵州的地理版图转移为线索，串联起古今众多诗人。这些与地缘相关的文人记忆不断被唤醒，在生命中留下印记，有欣赏，也有遗憾。散文映照着写作者的个性审美与独有的灵性。现实中的凌仕江是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；文字中的他则寻幽探秘，条分缕析，安静构筑着独属自己的散文美学。

(作者系青年作家)